



度向神精的築建  
著 德寶漢

筑建的  
度向神精



# 獅巴哥書局

作...書...漢...實...驗...

發行...境...象...出...社...

地址...中...市...五...權...六...街...四...號...

電話...沈...江...七...八...八...七...九...

公司...總...經...理...董...雲...田...衛...氏...

YAU SHING BOOK CO., LTD.

香港柴灣康民街2號

康民工業中心10字樓8號

香成書業有限公司  
香港

究...必...巴...獅...版...權...所...有...

制...印...製...印...

# 筑建的 度向神精

# 目 錄

## 四 二版序

建築的精神向度序

八 建築研究方法我觀

一八 建築紀念性的重要

三二 從萊特的思想談起

四五 談二年級的設計教學

六二 建築思想與其情感

七六 宗教建築的精神

八七 我國當前建築之自覺運動

- 九九 建築國際運動的再認識
- 一一三 論文藝復興的建築傳統
- 一三二 新建築反人文主義之性格
- 一四九 世紀中建築人文主義的傾向
- 一六七 從承重牆談
- 一八五 哈佛建築
- 二〇〇 複雜與混亂的建築論
- 二三〇 當前建築之二度設計觀念
- 二四四 教育精神之象徵

## 再 版 序

本書出版已五年餘，久已無存書，原無意再版，但不時有讀者來信探詢，翻讀之下，似覺當年所論觀點至今仍有參考價值，乃請宋宏燾助教細讀一遍，更改錯字，訂正圖說誤植之處，以平裝再版。

付梓之前，復覺當前建築界之情形與數年前迥異，建築學界之努力似覺改弦更張。「精神向度」爲個人致力之方向，再版亦用以自勉也。

# 建築的精神向度序

建築是一種藝術也好、科學也好、職業也好、寫建築，論建築總算是建築行為的冷門了。回頭看看過去的十多年，自學生時代到試着教書，自留學到返國再次參加教育的行列，陸陸續續竟寫下了不少。為了懷念過去，激勵未來，就出一個小集子吧。

這個集子裡的文章，是有意的按着時間的先後，挑選出並排列起來的。其中大體上包括了三期的東西：早是當我在學生時代，一股傻勁辦「百葉窗」，並發表在上面的東西；接着是離開成大，來到東海大學並編建築雙月刊的時候所寫的東西，最後是幾篇自美回國後寫的東西。

「百葉窗」時代的本省建築界尚是一片沉默，當時的學生對國際建築界的了解，一鱗半爪，均來自偶而自國外歸來，對外邊的情形略加介紹的先生們。雜誌是僅有的教師。也許是在國際建築潮流的邊緣之故，也許是基提恩的著作所發揮的威力，學生們的嘴裡只是四位大師，心裡也是四位大師。在極端沈寂之中，我與同班的幾位同學，感到一些困惑，也感到一些幼稚的發表意見的衝動。就我個人來說，可說是由對所謂大師權威之懷疑開始的。

民國四十三年，我自病中復學，進入建築二年級，但滿腦子裡還是在休學期間所讀的文、哲、史等東西。回到學校後，竟覺建築之爲學十分膚淺，而爲之惶惑。好在因休學期間會對英文之閱讀略下功夫，就於課餘抽暇讀了一九五〇以來建築論壇與建築紀錄兩雜誌中的論文，並加以擇錄。這一期功夫使我了解在建築中是有思想的天地的。二年級的暑假，我回到當時澎湖的家裡，在縣政府實習之餘，奮力讀完並擇錄了皇皇名著「空間、時間與建築」，及一本無人介紹，由我自己偶而發現的，紐特拉（Richard Neutra）的著作「爲生存而設計」（*Survival Through Design*）。後一本書由於文字相當艱澀，會給我很大的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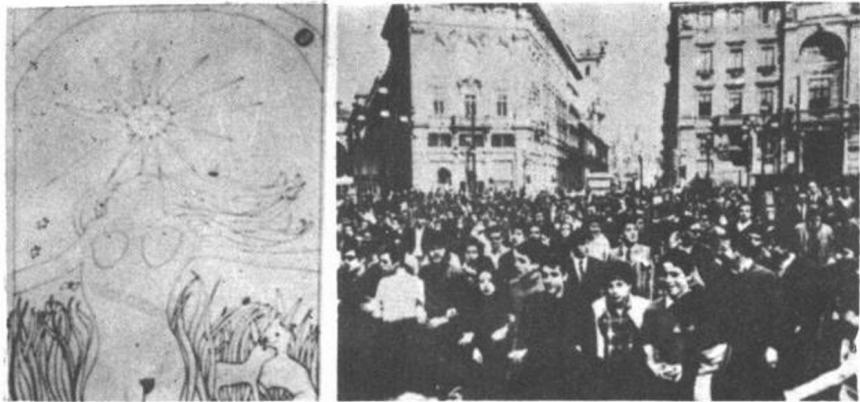
苦，我限定自己每天讀錄的頁數，才勉力完成。自此而後，我個人的思想模式逐漸成型，基提恩不是我崇拜的對象了。

以上大約是我在百葉窗時代的思想背景。從本書所收集的前面幾篇文字中，可看出我當時提出了幾個問題，第一、科學與建築的關係，第二、情感與建築的關係，第三、建築造型與心理因素。這三者又綜合在「方法論」與「整體環境觀」的二大項目裡。我之厚着臉皮把學生反助教時代的幾篇文章收進來，是因為它們雖然很幼稚，但却大體說明了我的思想及自此而後的方向。在今天很使我自己驚訝的，目前國際建築界流行的「方法論」上的討論，竟為當時與國際間相當隔絕的一個學生，如此認真的留意着，面紅耳赤的爭辯着。另一點使我在重讀那些短文時感到一些虛榮的驕傲的，是在新建築的觀念仍支配着建築界的時代，我提出了一個模糊的「都市設計」的觀念，把建築的造型與都市空間連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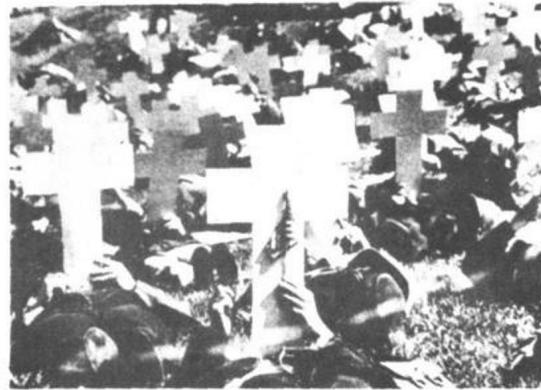
在成大作助教的階段時，我讀了圖書館可能借到的有限的理論與歷史書籍，其中包括了孟福氏的論著，與漢穆林 (T. Hamlin) 的建築史論著以及最主要的是斯哥德的「人文主義建築」一書。我的興趣開始廣泛的接觸到計劃與歷史方面，這一點可以自到東海大學後，在「建築」雙月刊的一些文字中反映出來。

東海大學的建築系在當時雖係新創，但却是國內建築界與國外接觸比較頻繁的地方。在這裡，我自國外來的同事處，對美國建築教育的建築理論的發展有一種與新聞雜誌核對的利便，因而在認識上有了若干改變，此種情形特別是在出國的前夕最為明顯。

美國的情形當身臨其境的觀察時，對我曾是一種很深刻的刺激。「富強的社會」中，在人與人關係上，人與建築的關係上，有一些在落後國家難以想像的現象，從而給我不少的啟發。其中最使我一個自以為在思想上已經相當成熟的我，



# How the McLuhan generation speaks



感到難以忍受的煩惱之處，是「價值」觀念的否定，與新價值系統的漫無頭緒。被否定的價值是指那些長年累月在書本上尋找，在師友間質疑問難，加上苦心思索所得的，對建築藝術的評判標準。六〇年代在美國，是新懷疑時代的開始，在比較著名的大學裡，對既定的標準，大聲的提出了「爲甚麼」的抗議，但得到的答案却消失在十分令人惶惑的空虛之中。一種無政府主義與虛無主義的氛圍使我困惑的埋頭於圖書館裡，幾年過去，我並沒有發現甚麼路子，除了進一步認識了現代工業社會反映在建築觀與藝術觀上的多方向面貌以外，自己覺得所知愈來愈有限了。在這本小冊子裡，我只收了二、三篇，聊以表示我思想上的改變。

上文中所以大要的說明我的思想歷程的原因，是希望讀者們在看這些粗淺的文字時，儘可憑各自的看法下判斷，却不一定把它們與我目前的思想聯起來。我並沒有意思推卸責任，但若干文字一方面由於當時「初生之犢不怕虎」，難免幼稚，再方面，時過境遷，我自己却也未必同意了。特別在建築教育與建築藝術觀兩點上，雖然今天讀來，仍覺得當時誠懇的態度，却顯然是一種靜態的看法，值得大家懷疑及討論的了。

即使如此，細心的讀者仍可看出，我重思想反權威的意思貫穿了全書。我的若干信念一直沒有改變過，比如近乎「中庸」之道的兼容並包、謙遜、平實的主張，不論是稱其為人文主義傳統（見世紀中人文主義的傾向一文）或哈佛—包浩斯傳統（見哈佛建築一文）或范求利的平凡觀（見混亂與複雜的建築論一文），不過是在不同的知識環境中，自我的一再出現而已。聰明的讀者可以很容易的在因時間之先後及題目之不同發現全書之連續性的。

漢寶德

民國六十一年三月於東海大學  
建築的精神向度序

# 建築研究方法 我觀

百葉窗。  
建築原來是

一種本能活動，像鳥之築巢，獵之攔河架屋……但是人的學習能力建築逐漸帶入一個多采多姿的世界……因而引起了

設計方法學方面之無窮爭端……

。文藝復興的理性主義，追隨古典哲學對大自然環境探究的態度，啟發了自然科學的研究，化學由點金術脫胎，占星術被望遠鏡帶向更遙遠的天文學，動物學更脫離了寓言，成為一門純粹科學人們挾其充沛的活力與自信對未知界苦苦的探求

，超越了層層阻礙，獲得了無可限量的活動範圍。這艱辛的歷程，使得人們對於研究思考的方法，超過了希臘諸哲，步入一更大的領域，探討人文現象的方法論及確定人類思惟張力的認識論，乃成為十六世紀以後哲學家重要的課題。比如說笛卡兒是主觀，唯理論的鼻祖，而培根却是客觀與實在論的宗師……

建築設計理性的研究是建築革命以後的事。文藝復興對近世文化之貢獻雖極為偉大，但在建築方面除了為幾位大師留名以外，缺乏觀念上的進步。（註）文化活動中，以建築最不敏感，它總是追隨於文藝與工藝之後的。本來建築是生活的一部分，溶化在人類傳統習俗，生活方式之中。而文化的演革，是愈近社會習慣的其惰性愈大，推動愈難。

建築早期是一種本能活動，無設計可言。古典時代已確認其為具有藝術性及社會性之工程建設，但彼時社會組織簡單問題單純，設計並未獲得其應有之地位。迨文明進步至於今日，社會組織日益龐雜，人類關係愈演愈繁，而每個個人之要求亦變化無常。因此人為環境的適應度的要求已漸非一建築師所能負擔。新建築設計的方法的爭辯就是由此而來的。

新運動以前，建築設計遵循學院派抄襲古典造型為決定機能的方式，永不會激起方法的論爭。新運動以後，建築要求高度的機能性及合目的性，較近尤在造型上標榜個別的表現，而規範脫盡，問題暴露。首先遭遇的乃機能與造型孰先的論爭，繼起的是造型派別與機能範圍的論爭。這些問題到今日尚無定論。



本文所談之方法不擬在這些僵持的問題上找結論，僅就建築設計在適應目的的探究上，提供一點意見。

我認為新建築最偉大的成就是把建築從虛偽的藝術裝飾裡解放出來，重新理解其複雜的人文因素。今天建築上的爭論決不應爭藝術立場爭工程技術；我覺得人文適應的充分解決，即建築問題的全部解決。我們應確認藝術，技術亦是人文現象的一部分（結構計算是純科學的，但結構類型之選擇仍需要人文的判斷）。換言之，今日建築家的責任艱難到需滿足人類不易滿足的生活環境的要求。建築之目的是適應生活，似已成定論。

但這簡單的結論，如前所述已帶來了無盡的問題。我們捨棄了永恆的定則（古典美學）追求常變的適應（人的需求），在觀念上這是劃時代的進步，在方法上却是空前的艱苦。因此，如果建築家不研究一種有效的對策，其設計只是敷衍塞責，定然缺乏目的的必然性，其工作僅為商業的交易，而非具有社會服務性的事業。

關於現代建築處理問題的態度，現在為了討論上的方便，作以下的劃分，而其間的關係與連續性，則不是一種傳統的二分法可涵蓋的。

### 一、浪漫主義的手法（莊二）：

上世紀中葉，建築上新古典主義及工藝上的機械主義，促成了英國W. Morris 新工藝運動的反動力量。其理論家 John Ruskin 鼓吹中古手工藝甚力，實則羅氏本人是富於情感的，道地的浪漫主義者，他把建築看作情感表現的工具。歷史上任何運動是不會突然消滅的。文學上的浪漫派約早於建築同一運動卅年流行於法國，被後起的運動推翻以後，其影響力一直存在到今天，在文學精神上直接師承拜倫，雨果的作者依然不少。Morris 的工藝運動，在進步的時代

意識之下，很快失去了地位，但其影響力量亦持續很久，至於今日。

浪漫主義者所運用的方式是純主觀的，他們多擁有先天的稟賦，用豐富的情感為觸覺，自發為業主創造一建築師所喜愛的環境。因此他們要求業主無條件接受他們所感覺的，所創造的。他們根據的理由是：建築，一種空間藝術，享用者必須稟賦領受此感情效果的能力，否則，必須接受建築師的勸告，去學習領會。他們的大前提是感情及其領受效果是萬有的，人人生而具備，唯天才能創造而已。

這種決斷的聖人的態度，自然較學院派不問不聞，唯公式是代的方法好得多了。但是建築是一種社會藝術，又是業主個人生活的表現，單憑建築家有限的感覺力是很難達成任務的。而且個人的情感雖能與萬人共通，但更深受環境，教育，習俗等影響，而具顯著之獨特性。就此方向觀察，業主有其個別的接受標準，建築家姑無法強其雷同，同時建築家之感情形態既然一致，則不同建築物之設計，必染有同一之表現風格。因此，建築物就難免落入世紀初歐洲表現派之窠臼，成為建築師之自我表現之工具。

## 二、自然主義之方式（註三）：

自然主義一詞經一世紀來濫用之結果，其含義已含混不清。此處所指非藝術上與抽象主義對立的派別，倒接近一八五〇流行於法國的自然主義文學的含義。此主張有人稱為合理主義，我認為合理二字尚不能概括其恰當的意義故換此稱謂。左拉首創文學的自然主義時，認為人世事相的演變，有其必然的法則存在，文學家的責任在深究此演變之過程，忠實的予以表現。自然主義作家們多以冷漠的態度，描繪令人寒慄的社會悲劇，其故在此。

建築上的自然主義亦較文學遲到了三十餘年，但其流趨是一致的。十九世紀

來，科學的發明日漸增多，生活中機械成份漸被意識到。伏爾泰在十八世紀嘶聲鼓吹的理性思維，加上專制法王的推翻，宗教力量的沒落，已使歐洲人敢於思想，更敢於相信自己的思想及判別能力。但懷疑主義才是自然主義的直接來源。文學借着這股力量推翻了浪漫的反動，豎立自然的大纛，建築也憑了這股力量，推脫學院派的羈絆，走上現代化的道路。

自然主義的建築研究方式，爲完全依恃理性的判斷，他們否定了浪漫主義者情感的價值，一味追求其所以然。他們的水平窗是有日照學的根據的，他們的平屋頂是有技術上的根據的，如果他們砌磚則是有其心理學上的依據的。這種窮究的研究作風，就是近代科學的來源。

可是科學方法有其限制，用以解決建築的問題，在今日仍似有無法超越之困難。

比如新運動初期，自然主義思想所啓發的機能主義流行一時，但是由於知識不足，科學之處理過程尙未被精確領會，即使當時一般科學的貢獻已甚繁多，仍無法避免思想上幼稚的表現。柯必意氏對學院派之攻擊，所用的工具僅爲美學與工藝學而已（見走向新建築），未嘗在生理上作進一步的探討。迨辯爭日多，真理愈明，科學智識之運用亦漸有把握。一九二〇之後，柯氏方在其都市計劃中提出陽光、空氣、綠地三種人類生理的基本需求作爲住宅計劃之起碼條件。

又如國際建築領導人之一的葛洛皮阿氏，渡美以後，在機能主義的理論方面因遭受攻擊亦大有改變，他承認早期機械的機能主義忽略過多科學因素（比如心理）並未能達到所謂完滿的機能，心理的社會的諸多價值的滿足，應居於同樣重要之地位。科學智識的運用已遭遇類似的困難，何況科學本身即是不可能充分發展滿足一切要求的？

思想最前進，要求合理化最徹底的 Richard J. Nuetra 氏，在縷述科學知識之重要以後，又慨然承認目前的科學，即使僅使用在建築上，仍尚需不斷的努力。這些大師思想上的演變所提供的事實，已足夠說明目前最流行被認為無誤的方法，亦有甚多問題存在了。



紐特拉及其子

浪漫縱情的態度對傳統的倫理與審美標準言，是一種革命。因此浪漫主義者在時代變遷之中，常以不同的面目出現，它們能給予現狀的改變以巨大的推動力。其本身雖不見得有若干建樹，但其影響力都是無窮的深遠。在心理上，以情感為選擇標準的人，對於社會行為的謹慎約束是難以忍受的，渴望毀棄約束，此時內心的矛盾消除，自覺一種解脫的快樂。這種註定了悲劇的歡愉，只有那些帶有神秘色彩的文學家才能體會，豈是凡俗所能參透。但是其產生的後果，倒不在心理方面，而是在價值的標準上。他們讚美強烈的情感，却未顧及情感的性質及其社會後果。社會既定之成俗確有許多是無意義的，一般人落入這規律中，所作所為多非經自己選擇而行事，但是強烈的自我傾向一經解放後就不容易再受到秩序的約束了。

追求感情豐富，充沛活力的個人生活，常是以審美標準替代實用標準，不從客觀處着手，因此在建立一自己的理論結構時，常容易流入玄學的領域。他們的理論固可在形上學上獲得完滿之解釋，然在處理人世細節時，一種恰當的解釋與問題的充份解決，尚有一甚遠的距離。我們不必引用合理主義的駁詞，但只注意浪漫的治學態度其本質是形而上的，是玄學的。他們所把握的是人世間無以驗證，而邏輯上似乎無誤的觀念，其成就或許在人類思想上起一點波瀾，難有生活上直接的幫助。建築是一種生活的藝術玄學的討論即使得到了結論，對建築研究的影響仍是微乎其微的。萊特的業主可以把杜威的哲學著作擺在亂石的起居室裡，

密斯的業主也未始不可研究托爾斯泰小說中人物之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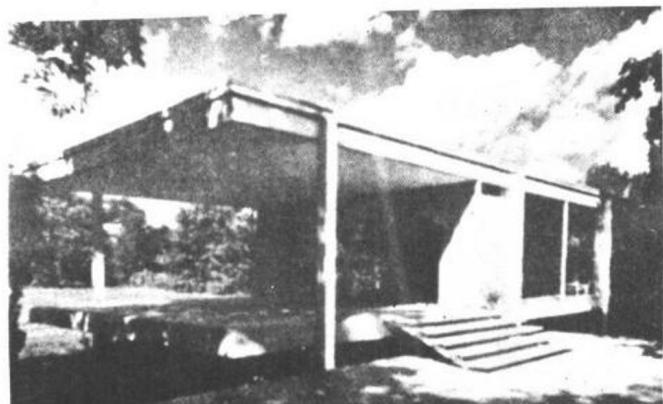
大凡把一種哲學思想或藝術的標準做爲建築設計的基本要素的建築家，在理論上都不易使建築物發揮最大效用。不管其所持之立場爲何，其本質上都是玄學的。這些建築家由於其獨有的領會與玄想能力，已在萬有的接受能力之外，建立了自己的表現形式。就此觀點着眼，萊特與密斯在建築思想上論爭的公案，本質上是無異的。故而我們已毋庸奇怪密斯建立了新樣式，即反對樣式最力的萊特，亦不能使自己求得樣式的解脫了。

所以，我們對以上兩位先驅大師的作品，在敬佩其極端思想對現代建築的貢獻之後，只能認其爲值得把玩的藝術作。正如我們細心欣賞宋代古瓷或美國玩具飛機的精美而天才的製做一樣。在這裡，我並沒有說那些傑作毫無建築上的價值，而應視對象加評。餐室漏水業主不嫌其煩，是萊特對象選擇的成功；玻璃住宅之訴訟，建築師解囊賠款，是密斯對象選擇的失敗。成功失敗均須視此而定。藝術家本不能希望人人與其作品產生共鳴的。人性之獨特性在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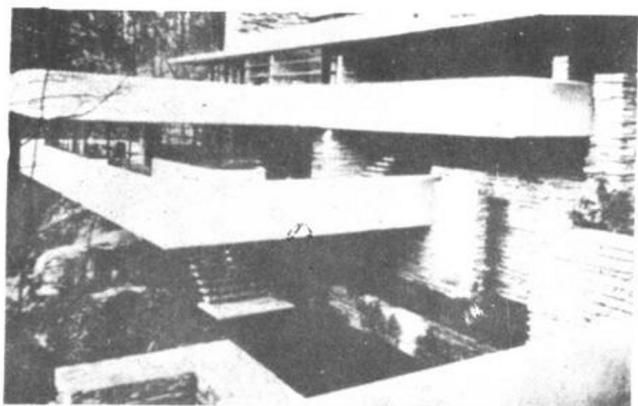
合理主義者一反其論調，認爲人類美感是經由生活中經驗的累積而形成的。他們在人世事物的觀察上，以人與物的關係出發，尋求科學的幫助解決問題。若干較極端的看法，根本否定美感的存在，而認其爲心理現象的適當反應；故美的追求，一變而爲科學研究的對象。

前面說過，這是真正的時代精神，是培根以降，人類智慧上的成就所加於生活的恩惠。在主張科學萬能，人皆無窮的人們看來，這是最理想的處理方式，然而問題却沒有這麼簡單。

本文開始即闡明現代建築思潮人性化之趨勢，實則此趨勢是極其廣泛的：文學要求生活化，藝術要求生活化。足見「走出象牙塔」的口號，是被大部分研究



密斯的玻璃盒子



萊特的感讚自然

人文事物的學者所接受所鼓吹的；建築並非一特例。從事建築的人如肯捨棄專家身份的驕氣，俯就一般人文科學研究的態度，庶乎能得其執中之道。

我們需牢記哲學與文學必較傾向於個人的思想情感的表現，建築家必考慮社會及個人的因素。黑格爾思想荒謬，但仍不失為一偉大之哲學家；金瓶梅為淫書，但仍有情感上的永恒價值，其作者依然為一卓越之文學家。然一建築家之作品脫離了其目的，就淪為陵墓家或雕塑家；建築是不應有偏見存在的。（近來亦有用社會影響的優劣定思想家與文學家之境界的）。

我們研究建築史的態度，也是以瞭解當時社會生活為起點的，否則就流入純形式的論爭。比如中世紀的都市民居建築，通常被認為係建築的黑暗時代的作品，完全否定其價值。但是，這些評論家們多半是生長在歐洲古老的城市裡，他們的評論立場實在只是以十九或廿世紀的生活來衡量現存的中古都市。他們沒想到這些建築物已逾時代，且已被改裝失去原有的精神。明白了中古歐洲人民社會組織生活形式，思維方法，方知匍匐在教堂腳跟下的房子，狹窄彎曲的街道，窄小的門窗都是為其生活而適應的。近代建築先驅們樂於談時代及人類尺度，這是建築意識上的一大進步。需知徹底瞭解現代人及現代生活，才能談現代建築，才能設計現代建築。

然則何謂人文的研究態度？如何進行研究？此誠為一極難答覆之問題。建築學有千萬年的歷史，從事者應以胸無成見的態度，作無限制的理性的判斷。自然及應用科學的貢獻已使這方向的工作減輕了很多：我們已有武器解決不少物理性的難題，比如日照學，聲學，及其他設備智識。但是人的因素甚為複雜，非科學所能完全的負擔，必賴建築家對當時情況明智的判斷與精確的思考。建築家是環境的創造者，當然應具備超人的理解與感應能力，否則，亦應受類似的嚴格訓練。